

詩人黃翔 眼中的 費大衛

八十歲的費大衛(David Fyock)先生新近辭世,這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也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在爲他舉行的追悼儀式上,不僅有他的家眷子女參與,也包括親戚朋友和鄉居鄰里。

特別令人驚訝的是,作爲一個普通人的喪禮,竟涌現出許許多多素不相識的人。這些陌生者以生者的名義特地趕來爲死者送別。其目的卻僅僅是出于對“已逝生命”的珍視。



黃翔(前中)等藝術家在費先生家中。

一個生命的消逝,形同一位生者的遠行。無論生前或死後,美國人嘻嘻哈哈、中國人哭哭啼啼。這裡的哲學是:投生在這個星球,死後赴另一世界,或天堂、或地獄;或神國、或魔境。形無踪影,靈魂永存。物質不滅,生命不死,只是轉換了另一種隱形存在形態或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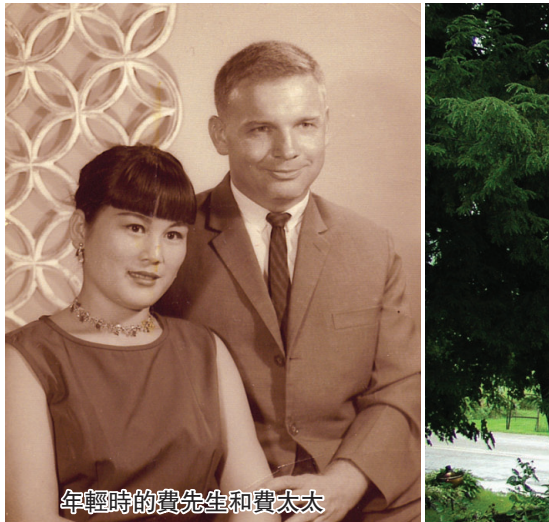
主持喪儀的牧師,播道的聲音平靜卻震聾發聵:“凡事都有定期,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哭有時、笑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這使我想起,西方的基督教人文與東方人文相異亦相通。想起存在有明滅、生命有生死、一黨有盛衰、一國有興亡。萬物生有定時,死有定時。個人如此。政敵如此。朝代如此。我們地球上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終極運勢也不例外。

我與秋瀟雨蘭最後一個同費大衛話別,費大衛靜臥一旁,仿佛聳着雙耳在傾聽我與秋瀟雨蘭說些什么?此時,我不由想起費大衛生前我客居于他與吾愛尤敢的康寧莊園,在“泉屋”大廳中進行書畫藝術創作的日子。那是一個一個冬天的夜晚和白晝,他總要先前爲我燃起一爐柴火。此刻,那爐中交叉的原木仿佛仍然未滅,焚燒的不是火光而是陽光,它曾溫暖我的昔日,也溫暖我當下的心身。

秋瀟雨蘭同費大衛夫婦三個女兒名字背後都有一個“蘭”字,成了他們的“乾女兒”,同這幾個外交官、教授、移民官員形同姐妹,卻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在同費大衛話別中,我們都有同一的情感,深心有說不完的話。我說到美國人生前死後都平等,人與人之間政治上無“階級歧視”,權利上無人爲劃分的“出身成份”和社會等級,哪怕是總統、執政黨,也沒有誰在社會黨派中“一黨獨大”、在人類群體中享有的



年輕時的費先生和費太太



黃翔(前中)等藝術家在費先生家中。

有。生有形,死無影。美國人活出一份瀟灑和超脫,仿佛費大衛還沒有走,依然生活在人群中,儘管是肅穆的祭奠,卻不乏輕鬆的說笑。

一個生命的消逝,形同一位生者的遠行。無論生前或死後,美國人嘻嘻哈哈、中國人哭哭啼啼。這裡的哲學是:投生在這個星球,死後赴另一世界,或天堂、或地獄;或神國、或魔境。形無踪影,靈魂永存。物質不滅,生命不死,只是轉換了另一種隱形存在形態或方式。

主持喪儀的牧師,播道的聲音平靜卻震聾發聵:“凡事都有定期,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哭有時、笑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這使我想起,西方的基督教人文與東方人文相異亦相通。想起存在有明滅、生命有生死、一黨有盛衰、一國有興亡。萬物生有定時,死有定時。個人如此。政敵如此。朝代如此。我們地球上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終極運勢也不例外。

我與秋瀟雨蘭最後一個同費大衛話別,費大衛靜臥一旁,仿佛聳着雙耳在傾聽我與秋瀟雨蘭說些什么?此時,我不由想起費大衛生前我客居于他與吾愛尤敢的康寧莊園,在“泉屋”大廳中進行書畫藝術創作的日子。那是一個一個冬天的夜晚和白晝,他總要先前爲我燃起一爐柴火。此刻,那爐中交叉的原木仿佛仍然未滅,焚燒的不是火光而是陽光,它曾溫暖我的昔日,也溫暖我當下的心身。

秋瀟雨蘭同費大衛夫婦三個女兒名字背後都有一個“蘭”字,成了他們的“乾女兒”,同這幾個外交官、教授、移民官員形同姐妹,卻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在同費大衛話別中,我們都有同一的情感,深心有說不完的話。我說到美國人生前死後都平等,人與人之間政治上無“階級歧視”,權利上無人爲劃分的“出身成份”和社會等級,哪怕是總統、執政黨,也沒有誰在社會黨派中“一黨獨大”、在人類群體中享有的



費先生和費太太是中西合璧的典範



一份遲到的緬懷 紀念中國留學生、學者的好朋友 中西文化的搭橋人費大衛先生



伊利華報浦瑛社長(後中)一行探訪費先生和太太



費先生和太太參加伊利華報的活動

編者按
在匹茲堡的一個莊園里住着一對“中西合璧”的老夫妻,David A. Fyock (費大衛)先生和他的太太陳彩霞女士,他們倆一個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一個是屬於台灣山地原住民的中國人。因爲David A. Fyock 在台灣當過學校校長,認識陳彩霞,之前他倆都有一段不圓滿的婚姻。

早在 1967 年他倆在台灣結婚後,大衛購買了兩張貨船的船票,帶着彩霞,經過漫長的海上漂泊後來到美國,開始了他們幸福的家庭生活。這個家里共有四個孩子,他們是大衛的女兒如蘭、貝蘭,彩霞的女兒蘇蘭和兩年後從台灣接來的兒子聖平。

費先生熱愛中國,他喜歡研究中國文化和歷史,同時他也愛中國的食物。在 1988 年,費先生成立了自己的“中國事務諮詢公司”,經常在中美雙方的技術、經濟合作中牽線搭橋,兼作翻譯,還爲中方人員提供自己的私家車。費先生在退休以前,在匹茲堡大學里工作,費先生夫婦每年都要在農莊里操辦幾次大型野聚餐,邀請海峽兩岸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到農場來做客,有時多達上百人,他們把自己的康寧莊園變成了“學生之家”,留學生們在他的農場里做燒烤,釣魚、打球,結交新朋友。不僅如此,他們還幫助留學生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比如,教新來的學生開車,幫助新媽媽渡過產期等等。爲了表達對費先生和費太太的感激之情,匹茲堡市留學生聯誼會特地在北京定做了一幅挂毯送給他們,上面刻着:“獻給中國學生、學者的好朋友費大衛先生、夫人”,這面挂毯至今還挂在房子里。

費先生的原名是 David Fyock。他曾因工作關係在台灣生活過幾年,在那里認識了他現在的中國太太。結婚後他們返回美國,並有了四個兒女。這四個兒女是費先生和太太的驕傲,他們有的在美國航空公司工作,有的是美國駐中國大陸領事館的外交官,多年來他們爲中國大陸來美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提供了大量的服務與幫助。父母親是他們做仿的榜樣,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打開國門,與美國建立友好合作關係以來,費先生的中美事務諮詢公司承擔着翻譯、恰談、接待等工作,熱忱接待過數不勝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社會團體和工作人員。大到商務洽談、工作就業,小到吃穿住行等生活問題,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給與他們無微不至的照顧。TOM 就是這些來美國團體中的一個年輕人。

1988 年春,中國大連重型機械廠與匹茲堡“D & W”公司開展業務合作項目,作爲青年工程師的 Tom 和其他幾位設計人員,被廠方派往匹茲堡與美方合作公司共同開發設計新產品,爲期四個月。在美期間,他們受到費先生和太太的熱情的款待,每到周末,都會被邀請到費先生的農莊,釣魚、燒烤,參加專門爲他們舉辦的鄉村舞會。費先生和太太還陪同他們去各大景點參觀旅遊,如華盛頓、紐約、海洋世界公園、尼亞加拉大瀑布等等。在精心而周到的安排下,Tom 和他的夥伴們在美國渡過了許多快樂時光,結交了不少華僑朋友,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憶。在交往中,TOM 與費先生結下了忘年之交。TOM 正值年輕胃口大,費先生曾在台灣因贏得吃餃子比賽冠軍而獲得“餃子大王”的稱號,因此餐後打掃飯桌戰場的任務常常由他們兩人承擔。費先生曾打趣說他和 Tom 是兩個大小“垃圾桶”。費先生也是一位虔誠教徒,一次,他提出要教 Tom 的教父,由於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差異,Tom 沒有應諾。但費先生的風趣幽默、虛懷若谷、認真敬業的爲人處世的風格,改變了他以往從宣傳品中得到的對美國人的印象,甚至影響了他後來對事業與家庭的認識觀。完成設計工作回國後,TOM 一直與費先生保持着聯繫。1992 年費先生和太太造訪中國時,專門去大連看望了 TOM 和其他幾個夥伴們。時光荏苒,在 2000 年的一次越洋電話



1988 年 6 月, Tom 與費先生和費太太等攝于紐約曼哈頓

四月中旬,收到同學 Tom 從國內發來的郵件,說費太太給他去了信,告知費先生病逝一事。信息突兀,不是春節前夕我才跟費先生和費太太通過電話嗎?於是馬上找到《伊利華報》社長浦瑛,結果她證實了費先生過世的消息,並遺憾地表示她因當時身體不適而沒能參加費先生的葬禮。回想爲幫助 Tom 尋找費先生這一路所發生的故事,我們三人不約而同地想到要爲費先生寫篇文章,以紀念這位爲中美友誼的發展與建設致力幾十年的美國人。

費先生的原名是 David Fyock。他曾因工作關係在台灣生活過幾年,在那里認識了他現在的中國太太。結婚後他們返回美國,並有了四個兒女。這四個兒女是費先生和太太的驕傲,他們有的在美國航空公司工作,有的是美國駐中國大陸領事館的外交官,多年來他們爲中國大陸來美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提供了大量的服務與幫助。父母親是他們做仿的榜樣,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打開國門,與美國建立友好合作關係以來,費先生的中美事務諮詢公司承擔着翻譯、恰談、接待等工作,熱忱接待過數不勝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社會團體和工作人員。大到商務洽談、工作就業,小到吃穿住行等生活問題,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給與他們無微不至的照顧。TOM 就是這些來美國團體中的一個年輕人。

1988 年春,中國大連重型機械廠與匹茲堡“D & W”公司開展業務合作項目,作爲青年工程師的 Tom 和其他幾位設計人員,被廠方派往匹茲堡與美方合作公司共同開發設計新產品,爲期四個月。在美期間,他們受到費先生和太太的熱情的款待,每到周末,都會被邀請到費先生的農莊,釣魚、燒烤,參加專門爲他們舉辦的鄉村舞會。費先生和太太還陪同他們去各大景點參觀旅遊,如華盛頓、紐約、海洋世界公園、尼亞加拉大瀑布等等。在精心而周到的安排下,Tom 和他的夥伴們在美國渡過了許多快樂時光,結交了不少華僑朋友,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憶。在交往中,TOM 與費先生結下了忘年之交。TOM 正值年輕胃口大,費先生曾在台灣因贏得吃餃子比賽冠軍而獲得“餃子大王”的稱號,因此餐後打掃飯桌戰場的任務常常由他們兩人承擔。費先生曾打趣說他和 Tom 是兩個大小“垃圾桶”。費先生也是一位虔誠教徒,一次,他提出要教 Tom 的教父,由於文化和政治背景



費先生是中國學生學者的良師益友

面碰上了浦瑛,我把攔住她就滔滔不絕起來。“有,我有費先生的電話!”做事精煉的浦瑛,一邊拿出手機查找費先生的電話號碼,一邊豎起拇指贊嘆地說,“這老兩口真的很偉大,幾十年啊,爲華人華僑做了大量的事情!”她當場

撥打了費先生家里的電話,沒有人接聽,她便留言大致說明瞭情況。然後,就把費先生家里的電話號碼給了我。

終於,懷着期待,我撥打了費先生家里的電話,這個電話是幫 Tom 打的。

“Hello!你好!”一個爽朗的男子的聲音。

“請問我能和費先生或費太太說話嗎?”不能確定,我還是說着英語。

“是的!我是費先生!”中國話中竟然還帶些許京腔。

“您是費先生?您會說中國話?”我很驚喜,怎么沒聽 Tom 說過呀。

“是的!”費先生的聲音聽上去愉快而開朗。

“啊,您好,費先生!”我很激動,立馬像機關槍一樣敘說起來。

“喂喂,你等等,”費先生在電話里笑了,非常禮貌地說,“我現在腦子不行了,記不起以前的事情了。我請費太太跟你說,好嗎?”我心里一陣忐忑,費太太還記得二十年前的事嗎?

“你好!”費太太的聲音聽上去一樣的開朗柔和。聽完我的簡潔自我介紹和說明,她非常高興地說:“是的,我記得 Tom 的!還有其他兩個小伙子,他們很活潑調皮的!”聽上去就像是母親絮叨着自己家的孩子。我笑着說 Tom 他們現在已不再是小伙子了,她說她也 78 歲了,而費先生已是 86 歲的高齡了。

Tom 和費先生終於又聯繫上了,我的任務完成了。但費先生和他太太的事迹卻在我心里泛起無法靜止的漣漪。在與浦瑛、華人心中的曉月 and 當代藝術團的張小倫等朋友商量後,我們決定在 2010 年的夏天去匹茲堡看望費先生和費太太,專爲他們老兩口做一次小型的慰問演出。遺憾的是,這一年的夏天,我們沒能找到一個共同的休息日,看望費先生一事仍然只是一個計劃。到了 2011 年的春節前夕,我打電話給費先生老兩口拜年,邀請他們來克里夫蘭觀看我們的春節聯歡演出。費太太說近幾年他們因年歲已大,加之費先生的腿腳不便,已經不再駕車出遠門了。問她春節準備怎么過?她說哪兒都不去了,就在家里,正好手里有一個中文小話劇的劇本需要完成。放下電話我心里一陣黯然,爲自己一直沒能爲兩位老人做點什么而自責。過完春節,就接到了 Tom 關於費先生去世的消息。

到今天,我仍然沒有見過費先生和費太太。費先生已經仙逝,費太太爲中美文化交流仍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依然期待我們能夠聯誼,即使只有我一人成行,向費太太當面表示敬意,並代表 Tom,代表懷念和銘記費先生的中國人,在他的墓上獻上一束鮮花。希望這一天不再遙遠,就在這個夏日,就在明天。

白 瑪



費先生和太太在中國學生敬贈的錦旗前



費先生和太太以沅湘湯一生恩愛



費先生和太太接待伊利華報採訪組



費先生和太太接待伊利華報採訪組